

漫漫投资路：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并非早年就踏入价值投资领域，直到二十八岁才真正开始全心投入。然而迈向这条道路的基石，早在高中时期就已铺就。那时，我对经济学产生了一种近乎着迷的浓厚兴趣——这份好奇心，最终照亮了我的职业方向。

好奇的萌芽

高中时期，我便被曼昆《经济学原理》的简洁阐述与强大解释力所深深吸引。他对机会成本等核心经济概念独具特色的介绍，用以解释日常生活实例，让我对经济学基础模型产生了根植于心的兴趣。这种智识上的觉醒，激发了我去理解生活中关键决策背后的经济逻辑的渴望，这让我发现并沉醉于罗伯特·H·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这类书籍中，从经济学以及心理学角度探索世界。这份快乐与兴趣陪伴我度过了高考前那段紧张的备考岁月。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份兴趣将引领我走向更深层的领域——人类误判心理学，由我终身的榜样查理·芒格先生所总结和揭示，那时的我对此还一无所知。

此后，我在四川大学攻读了计算金融学专业，那是一段美妙的学习时光。金融与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融合在当时非常吸引我。此外，学院还提供了非常灵活的选课政策，我甚至能够选修感兴趣的医学课程。我也在这段本科时间中打下了坚实的会计学基础，得益于曾于华尔街工作、来校进行教学交流的 Gregory 先生。当时在校期间主流的投资方式是量化交易，构建模型预测金融产品价格走势并进行回测，然而我发现自己却在尝试各种复杂机器学习模型的过程中，越来越怀疑自己能否依赖这种方式进行长期稳定的投资。尽管如此，从事投资对我而言依然充满魅力，我仍下定决心在找到工作、拥有一定个人积蓄后，通过掌握更高级的交易技能后进行投资。

本科毕业后，进一步寻求知识和走出去看世界的想法，引领我远赴重洋，进入密歇根大学的应用经济学项目深造。该项目学习灵活，我可以在探究自己是否合适读经济学博士的同时，学习其他的统计及计算机课程为之后找工作做准备。在尝试学习一些复杂的理论数学之后，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并不契合攻读经济学博士——幸运的是，进行价值投资并不需要高深复杂的数学知识。在此之后，我根据自身的计算机科学背景，转向数据科学攻读双学位，随后进入了科技行业。

价值的启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数据工程师，注重细节且专注于数据处理。然而，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波动中，我发现在企业环境下，快速执行任务常常优先于交付高质量成果。尤其在 AI 的热潮之中，繁忙的日常工作越发让我觉得索然无味。面对这种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困顿，加之签证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最终的职业选择。

过往对投资的兴趣让我迅速开始探索是否可以转变职业方向。尽管巴菲特先生早在中国有很高的声名，其成功投资的核心哲学我却一直没有仔细了解过。对量化投资的不确定性，让我想要尝试一条新的路。于是我便据其推荐开始阅读本杰明·格雷厄姆，巴菲特先生的老师，所撰写的《聪明的投资者》。从此，我对投资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格雷厄姆提出的价值投资原则——从投资与投机的区别，到“市场先生”的概念，再到至关重要的“安全边际”保障——都让我深刻体会到：**真理不惧时间的流逝**。价值投资毋庸置疑是长期增值资本的正确道路。

自然而然地，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价值投资书籍，并沉浸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年会视频所分享的智慧之中。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如同明灯，驱散了长久以来笼罩在我投资道路上的迷雾。紧随其后，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阅读《穷查理宝典》之时。在汲取并敬佩于这位大师的多元思维模型以及关于人类误判心理的深刻洞见之后，读到查理引用《天路历程》中“真理骑士”的话：“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我瞬间百感交集，热泪盈眶。那一刻我确信无疑，价值投资就是我的使命。

决定性的行动时刻随即而至。在第 60 届伯克希尔·哈撒韦年会之后，随着巴菲特先生宣布即将退休，我紧迫地意识到，不能再犹豫不决、挣扎不前。我辞去了数据工程师的职务，决心全身心投入我所热爱的工作。我渴望成为价值投资世界里哪怕最微小的一缕萤火，在漫漫长途中，不懈求索真正的智慧。

前路漫漫，尽管我起步不早，但我将致力于快速与终身学习，谨慎行动。逐步开始进行投资活动之后，我便进一步使用家庭的资金设立此合伙基金。通过这个平台，我想确保与合伙人之间的透明度，并记录下我的长期业绩。虽然目前的资金池不大，但是我期待着，在拥有一份清晰可见的长期记录后，该平台能够吸引认同价值投资哲学、并且信任我们投资承诺的新的合作伙伴，一同加入这一求索之旅。

我的伴侣曾在我作出决定前问我，能否在这份长期繁琐的商业分析工作中保持持续的热情。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汲取智慧所带来的兴奋感，以及终身学习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感悟，会不断加深我的好奇心。我会满怀热忱，尽我所能，挥舞这把智慧之剑，继续行走探索于这投资之路。

杨明暄

2025 年 12 月 31 日